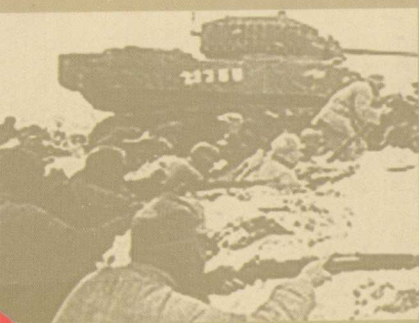


黄埔将帅

血雨腥风篇——中原狂飙

(上)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黄埔将帅

血雨腥风篇——中原狂飙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埔将帅/陈锡增编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1999.1

ISBN 7-80115-170-4

I. 黄… II. 陈… III. 军事人物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 IV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9130 号

黄埔将帅

血雨腥风篇——中原狂飙 (上)

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

*

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 经销

北京市施园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 138 字数: 4100 千字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—1000 册

ISBN 7-80115-170-4/K · 46

定价: 478.00 元

1 杜聿明记述淮海战役始末

淮海战役前国民党军的幻想

——“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”——

回忆自 1946 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，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以来，经过一年的战争，解放军即打垮蒋介石的攻势，迫使国民党军采取所谓“全面防御”。经过第二年的战争，解放军又打破国民党军的“全面防御”，到处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，迫使国民党军采取所谓“重点防御”，即将兵力集结于各战略重要点线，加强工事，持久固守。

1948 年春，我向蒋介石提供反人民作战计划的要旨是：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团，吸引共军攻击某一据点久攻不下，待其攻击顿挫时，出动机动兵团与之决战；如果我军已整补完成而对方尚未发动攻势时，即争取主动，发动攻势，寻求共军之一部而歼灭之，以挽回我军连年惨败之颓势。

1948 年下半年，蒋介石决定采用这一作战方针。以徐州方面来说，决定仅守郑州、徐州、济南三大战略要点，加强工事，独立固守，徐州附近的其它城市均可以随时放弃，以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解放军决战。又将原郑州指挥所取消，改为“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”，指挥各机动兵团与解放军作战。

至 1948 年 9 月底，国民党军在徐州附近的部队虽已整补完毕，济南守军却已被解放军全部围歼，可以说国民党军的“重点防御”计

划已被击破。这时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 1946 年的 120 万人上升到 280 万至 300 万人；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 430 万人下降到 360 万人左右（实际上空额甚多，老兵不到半数）。

可是这时的我，还未意识到蒋介石统治集团所代表的阶级已经腐朽透顶，经济基础即将崩溃，还是十分自高自大，认为别人不行，自己还行，认为“要打开国民党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，必须争取主动，先发制人”。于是拟了一个“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”，幻想集中徐州国民党部队的主力，乘解放军二野、三野^① 东西分离之际，企图歼灭三野的一部分，以振奋国民党军士气。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情况判断

甲、双方兵力

1. 共军方面：三野所属 16 个纵队，二野所属 7 个纵队，加上华东、中原军区及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约 60 余万人。

2. 我军方面：经过两年多的作战，总兵力已有极大的消耗，士气低落。在徐州、蚌埠一带，有三个绥靖区的五个军（李延年第九绥靖区之第四十四军，冯治安第三绥靖区之第五十九、七十七军，刘汝明第四绥靖区之第五十五、六十八军），四个兵团的十二个半军（第二兵团邱清泉部三个半军：第五、七十、七十四军和第十二军之于一凡师及米文和师^②；第七兵团黄百韬部四个军：第二十五、六十三、六十四、一〇〇军；第十三兵团李弥部两个军：第八、九军；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三个军：第四十一、四十七、九十九军），牵制二野之第十二兵团黄维部有四个军（第十、十四、十八、八十五军），还有直属部队第七十二军余锦源、第一〇七军孙良诚、第一一五军司元恺

^① 当时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也叫中原野战军，第三野战军也叫华东野战军，下同。本书注解除注明“作者注”外，均是编者注。

^② 米文和之第一八一师原属第四绥靖区，战役开始前归第二兵团指挥。

(由安阳空运徐州后编入第十三兵团)，以及交警总队、炮兵、工兵、通讯、辐重、战车等。以上共计 24 个军约 70 余万人左右（蚌埠、安徽、苏北第一绥靖区等部队及华中其他部队未列入）。

由以上双方兵力，可以看出共军在数量上少于我军，装备也劣于我军，特别是火炮少，飞机、坦克没有。但共军手榴弹、迫击炮则与我军相等，局部使用上又极机动灵活，往往集中兵力火力消灭我军后即脱离战场，实行整补。如我军争取主动，先发制人，在二野未东来以前，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击破三野之一部，即可以振奋士气。

乙、双方态势

1. 共军：自 1948 年 7 月初豫东攻势结束后，二野主力在豫西整补，三野主力在鲁中及鲁西南兖州、济宁以北地区整补，并于 9 月 24 日攻陷济南，此时尚无发动攻势的行动，在共区并无防御阵地及据点工事。但据谍报称：在共区内已有“消灭黄百韬，再打邱清泉”等口号标语。预料再过 20 天或一个月之后，共军势将发动攻势。

2. 我军：自 1948 年 7 月初，区寿年兵团在豫东被吃掉后，我军主力已集中于徐州、商邱、新安镇、海州、台儿庄、枣庄、韩庄间地区，一部在郑州防守，华中之机动兵团集结于遂平、驻马店附近。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整补，虽然这时济南失陷，而徐州我军并未来得及参加战斗，仍然保有充沛的力量。在徐州附近并设有坚固据点工事，不怕共军少数部队扰乱攻击。

根据以上双方态势、阵地情况及整补情形，我得出了结论：在第二、三野战军东西分离之际（由豫西到徐州附近行程约十日左右）我军可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，争取主动，包围“消灭”三野之一部。

丙、双方战略战术

1. 共军：根据在豫东战役中获得的共军文件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，得知其战略战术的要点是：集中绝对优势兵力，先打分散孤立之敌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；四面包围敌人，力求全歼，不使漏

网；围点打援，力求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；力求避免打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。这样，往往在一个局部战役或每一战役的一方面，共军取得了绝对优势。共军又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和运用“人海战术”消灭我军。自济南失守以后，共军已开始对我军重点防御的大城市进行攻击，而且一攻即破，全获胜利。

2. 我军：自同共军作战以来，攻击未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，包围消灭共军，反而形成处处薄弱、处处防御、到处挨打的态势。防御则是全面防御，既不能坚守据点，又以不足之兵力增援，恰恰为共军在野战中所消灭。自本年（1948年）下半年以来，放弃全面防御，变被动为主动，改为“重点防御”，并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团，以一定的兵力坚守重要的战略要点，吸引共军攻击，待其攻击受顿挫时，以强大的机动兵团由外线增援，包围共军，配合守备兵团内外夹击，消灭共军。济南的失陷已经证明我军这一战略战术不能成功，在现在的情况下，也不可能与共军决战。

根据以上双方的战略战术和战法，我认为想多守若干战略要点，以攻势防御击破共军的攻势已有问题，势必仍被共军各个击破。而每失一城市被消灭一些队伍，丧师失地，士气日衰，无法挽救战局；相反地，共军则愈战愈强愈大，将使我军无法应战。只有在目前我军已经整补完毕，共军东西分离之际，我军放弃可放弃的据点，如郑州、开封、商丘等城市，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，主动攻击，寻求共军之一部击灭后，才可以逐渐改变目前挨打被消灭的情况，变被动为主动，从而逐渐恢复士气。实行这种战略战术，必须战略正面要大，使共军摸不清我军两翼；部队间的协同要密切，使共军无隙可乘，无虚可击；迂回包围共军的部队要大胆机动神速，有独断专行达成任务的能力，抓住共军则迅速消灭，状况不利，则迅速撤退；正面攻击部队则应在优势的炮兵、战车掩护下，奋勇突击，协同迂回包围部队一举将共军歼灭。

丁、交通通讯运输补给方面

1. 共军：交通不便，除靠两条腿走以外，铁路公路皆不能完全利用。通讯仅凭无线电，我军可以侦察判断其行动。他们部队中的有线电话也不十分普遍完整，粮食弹药全靠民夫运送及就地补给。特别在其未完成作战准备以前，较为困难。但共军的民众组织极为严密，消息灵通，每一战役都发动群众大力支援，并以游击队截断我军后路。

2. 我军：交通便利，有铁路、公路、火车、汽车担任运输。通讯有有线电和无线电相辅并用。粮弹补给虽然全靠远在后方的南京，但只要津浦路南段护路安全，可以源源补给。万一津浦路被截断，亦可以利用徐州机场空运接济。只是进入共区后，则群众皆倾向共军，虽有地主及倾向国民党的人可以利用，但为数甚少，而且这些人往往捕风捉影，扩大或谎报情况，使我军上当。这是不利于我军作战的。

从这一方面说，我军向共军主动攻击，利害参半。

综合以上情况判断，我军如主动攻击，有可能抓住共军之一部消灭之；即或不能，亦可收复若干城市，振奋舆论，激励士气。万一态势不利，亦可以主动进退，较之消极困守有利得多。

(二) 方针任务及指导要领

甲、方针

在第二、三两野战军东西分离之际，集结主力寻求三野之一部，一举歼灭，进而击破其主力，达到收复泰安、济南之目的。以华中我军主力在豫西方面牵制二野，以徐州我军主力向三野主动攻击。

乙、任务

1. 华中我军，以主力多方牵制二野，阻止其东进，但不与其作真面目的作战。

2. 徐州我军应以一个绥靖区守备徐州既设工事；以一个绥靖区担任徐、蚌间护路，并不断对铁路两侧进行扫荡，确保津浦路的安

全；另以一个绥靖区为总预备队。

3. 徐州前线指挥部指挥四个兵团，以迅速奇袭之战法包围三野之一部而歼灭之，进而击破其主力，一举收复泰安、济南。置攻击重点于左侧方（约三个兵团）。

丙、指导要领

1. 对华中方面：如二野绕道东进，应适时选择捷径，迎头痛击，将其阻止于平汉路以西地区；如二野已越平汉路东进，威胁徐州，则应日夜尾追之，协同徐州我军，将二野包围于徐州以西地区而击破之。

2. 对徐州方面：如已在兖州、济宁、大汶口间捕捉三野之一部，应迅速包围歼灭，不可旷日持久，与之对峙，坐失良机。如对方避免决战，第一步应将之压迫于东平、大汶口以北及泗水以东地区，不再深入，第二步作战计划即实行“钓鱼”战法（即以一個最坚强的军选择一最适宜坚守的据点，留足粮弹，独立固守，主力骤然撤退，诱惑三野来攻受挫后，再由外线包围击破之）。如在我军攻击期间二野已东进威胁徐州（判断此种可能较少，但也不是不可能），即以有力之一部依据韩、枣既设阵地及东平湖、南阳湖间的运河沿岸占领阻击阵地，阻止三野南下及西进，以主力回师协同华中我军将二野包围于徐州以西地区歼灭之。如二野企图通过微山湖向济宁、兖州增援，威胁我方攻击军侧背（判断此种可能较大，但也可能向别的方向），攻击军应依据东平湖、南阳湖间之运河沿岸阻击二野并迅速击破三野之一部，再回师击破二野。如二、三野汇合东西夹攻徐州，攻击军右翼兵团以内线作战转运于徐州，加强徐州防务，左翼各兵团即协同华中我军击破二野后，再集中主力击破三野。

3. 我方攻击军各兵团及各军间连接部应特别注意加强兵力，以免共军乘隙钻入。左右各兵团应特别注意远距离搜索警戒及侧背掩护。

(三) 军队区分 (从略)

我的这一计划拟定后，徐州“剿总”总司令刘峙及其参谋长李树正原则上同意对解放军采取主动攻击，但他们认为我使用的兵力过多，使总部控制部队太少，对冯治安部守徐州不放心，怕徐州出意外。经过双方激烈的争论，最后刘峙勉强同意，并决定以第十三兵团守备徐州，调出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部队参加攻击。计划决定后，刘峙即令第十三兵团的一部强迫接替冯治安部徐州的防务，立即引起冯部的怀疑和不满。

大概是9月30日，我携计划到南京去，请参谋总长顾祝同核定，顾以蒋未在京，不敢决定，命我到北平请示蒋介石。我于10月2日到北平，当晚蒋介石在东城圆恩寺官邸接见。蒋听了我的报告后，并未马上决定，只说：“待研究以后再说。”

10月3日，蒋再次找我谈话。他说：“徐州的计划，可以照你的计划实施，你回去同顾总长商量着办。”我说：“我已见过顾总长，总长说请委员长批准后才实施。”蒋当即批了“此案可行，交顾总长核办”十个大字。我当日飞南京，四日见了顾祝同。顾见到蒋的批示后有点踌躇不决，一再问我：“你们发动攻击，有无把握？”我向顾说：“关键在于华中黄维兵团是否能将二野牵制住。如果能牵制住的话，徐州方面打三野各纵队是有胜算把握的。”顾又问：“万一刘伯承窜过来又怎么办呢？”我介绍了计划中的各项指导要领后，又对顾说：“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，即将主力集中，形成一个圆形态势，使敌人钻不了空子，吃不掉部队，一旦抓住敌人一部，即迅速放胆猛攻，将其包围消灭。万一敌人狡猾，主动先打撤退，我军亦不为敌人所迷惑，改变原定计划深入敌区，而是按原定计划实行‘钓鱼’战法，诱敌攻击顿挫时，再行包围消灭敌人。只有将敌人主力击破后，我军才可以继续北进，收复泰安、济南。万一在这期间二野窜到徐州附近，我军即将三野阻止于微山湖以东地区，先集中主力，协同黄维

兵团击破二野后，再看情况击破三野。”顾见我谈的也有道理，尚属稳当（其实也是送死），就说：“这样的稳扎稳打是可以的，等我同白健生（即白崇禧）商量后再同你说。”

第二天（大概是10月5日），顾对我说：“白健生同意这样打，你回去照计划实行好了。”当日我返徐州向刘峙汇报，即决定将郑州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开往柳河附近集结。7日，我召集邱清泉、李弥、黄百韬等将领开会，商讨各种情况下国民党军的战法。大家对于机动出击及守备徐州的战略战术一致同意，并决定10月15日开始行动。

15日清早，我正上车出发到前方指挥时，忽然蒋介石从南京来电，叫我不执行这一计划，在飞机场等他一同到东北去。于是这个作战计划由于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，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而未实施。

徐州国民党军此后21天（至11月6日）一直停止于原来状态未动。

所谓“徐蚌会战计划”

1948年10月下半月，蒋介石本人坐镇北平，指挥东北国民党军作垂死的挣扎。这时，徐州附近国民党军已整补完毕，停止于柳河、商邱、徐州、海州、峰县、临城、贾汪及宿县间陇海路两侧地区。此时的国民党军统帅机关明知解放军一旦发动攻势，即束手无策。打乎？守乎？退乎？议论纷纷，毫无决策。而华中白崇禧在这期间曾为配合徐州国民党军对三野的攻击（如前说未实施）向豫西发动一次“扫荡”，又完全扑空。

10月30日，蒋介石见东北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，沈阳已经混

乱，危在旦夕，即慌忙飞返南京，拟了一个“徐蚌会战计划”。我回忆其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方针

我军为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，击破共军攻势，达成“戡乱建国”之目的，着将徐州“剿总”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南岸蚌埠东西地区（包括临淮关、怀远、风台间地区），占领阵地，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，相机转为攻势，予以歼灭。

（二）任务及行动

1. 以某兵团之一部守备徐州、贾汪、掩护主力转移。

2. 各部队行动：（1）新安镇附近之第七兵团经五河、临淮关附近转进。（2）徐州附近之第十三兵团、第三绥靖区经褚兰、固镇向蚌埠转进。（3）徐州以西黄口、虞城附近之第二兵团经涡阳向怀远附近转进。（4）柳河、商邱附近之第十六兵团及第四绥靖区经蒙城向海河街、风台间地区转进。（5）总部及直属部队经津浦路向蚌埠转进。

3. 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，应迅速占领阵地构筑工事。

（三）指导要领

1. 各部队在行动期间自派警戒搜索，掩护主力安全撤退。如遇小部队袭击，应迅速击破，继续向目的地转进。

2. 如遇共军大部队来犯，则以一部掩护主力迅速向目的地转进。

3. 徐州、贾汪守备部队在主力转进期间，如遇攻击，应利用既设工事，努力抵抗，争取时间，待主力脱离威胁后再行撤退。如我军主力撤退后对方尚无攻击行动，仍应继续守备并确保徐蚌间铁路交通^①。

以上计划，蒋介石在南京指示国防部拟定后，于11月3日上午派国防部第三厅（作战厅）副厅长许朗轩乘专机飞葫芦岛征求我的意

^① 作者注：原计划对海州第九绥靖区如何指导撤退，现完全记不清；其他各兵团撤退路线等仅凭回忆，与原计划或有出入。

见，并携有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：“如果吾弟同意这一案，请即到蚌埠指挥……”我看了这一计划后，基本上同意将主力集中于蚌埠附近与解放军决战，但感到计划过于笼统，对于各兵团的行动部署不明确，即向许朗轩提出，各兵团任务行动必须明确规定，分路同时撤退，行动必须迅速，否则有被解放军发现、各个击破的危险。许也同意我的意见。我当时即给蒋介石复了一封信：我同意将主力集结于蚌埠附近与共军决战的计划，但须待葫芦岛部队撤退完毕后再去蚌埠。徐蚌会战部署，请刘总司令指挥，迅速按计划实施，否则有被共军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……。

以当时的情况来说，也是徐蚌会战的准备工作重于葫芦岛的撤退，我应该马上到蚌埠去。可是我怕背上放弃徐州之罪名，受国民党舆论的指责，对于个人不利，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来推卸放弃徐州之责。预计在葫芦岛国民党军撤退完毕时，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亦可以撤到淮河附近，然后我再到蚌埠去指挥。

许朗轩于11月3日午后飞回南京后如何向蒋介石回报，我不了解，可是从以后淮海战役发展的经过来看，蒋当时并未毅然决然地实行这一方案。据事后了解，南京政府国防部在淮海战役之前，曾由何应钦召集会议，提出“守江必守淮”的方针。但对于守淮有两种不同的方案：第一案，徐州“剿总”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据点外，将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放弃，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、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，作攻势防御，与共军决战；第二案，是退守淮河南岸，凭河川防御，待共军攻击顿挫时，机动转移攻势，击破共军。研究结果，决定采纳第一案。

但是我对第一案内容全无印象，而对第二案则有较深刻的印象。是否许朗轩将两案一并携来交我参加意见，也回忆不起来了。假如照国防部第一案决定的话，则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，摆了数十万大军，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（徐州那样庞大纵

深的据点工事，只留一两个军，几乎等于不守），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，形成鼠头蛇尾、到处挨打的态势。据我了解，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。在蒋介石集团中集合何应钦、顾祝同等军事首脑和萧毅肃、郭汝瑰等主管作战的高级幕僚，竟然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下，拟出了这样一个出奇的方案（实际上是会战准备部署）！

就是这个出奇的方案，蒋介石亦未照它的计划及时实施。除 11 月 3 日令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（欠第九十九军）向涡阳、蒙城集结，令第九十九军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向蚌埠、固镇集结外，对于其他各主力兵团则仍置于陇海路沿线未动。听说顾祝同曾于 11 月 4 日亲到徐州指示，是根据第一案的原则，但也未能当机立断，及时实施，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计划，并未作全盘考虑，对于军之“生死之道存亡之地”（古兵法语）亦未加慎重考虑，而只在人事上疑神疑鬼、勾心斗角，怕刘汝明、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、不稳妥，急电召刘、冯二人到南京加以笼络，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（冯的通电我未看到，刘的通电我看到过）。

到 11 月 6 日，发现解放军已发动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时，刘峙在徐州坐卧不安，连电告急，蒋介石始照第一案下达正式命令，令各部队开始行动。但又错误地判断解放军将先消灭海州李延年绥靖区：先令第一〇〇军星夜开海州，增加海州、连云港防务^①；后又令中途返回，改令李延年向徐州龟缩，并令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之一部在运河以东、陇海路以北掩护李延年绥靖区的撤退。另一说顾祝同顾虑到李延年部从海上撤退困难，所以临时改令黄兵团掩护撤退。不管什么原因，都说明这时解放军的声威已经吓得国民党统治集团慌乱一团，手足无措。

^① 据查，第一〇〇军是在 11 月 4 日向海州前进，增加海、连防务的。

据说，黄百韬6日晚接到命令后，为了掩护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的撤退，在新安镇等了两天，并未考虑到运河上仅有一座桥，这样大的兵团（五个军加上各直属部队）如何能够迅速安全撤退，也未在运河上另外架桥。解放军察觉李延年及黄百韬的行动后，及时捕捉战机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将黄的掩护部队打得落花流水。黄的部队边打边退，损失惨重。同时，解放军于8日策动了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何基沣、张克侠等起义，迅速由枣庄、贾汪南下，楔入徐州以东至碾庄圩间的曹八集附近，将第七和十三兵团之一部消灭，占领了纵深广大的阻击阵地。而黄百韬渡过运河的残部，惊魂未定，即被解放军四面八方重重包围于碾庄圩附近；该兵团第六十三军到达窑湾镇后亦被北进之解放军包围。

这样，在淮海战役序战一开始，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基础腐朽透顶，未能实施预定计划（那怕是最不好的计划），及时集中兵力应战，在解放军变化莫测、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，就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，使国民党军内部慌乱一团，手足无措。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，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、大小部队的调动，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。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，每日仅凭一次所谓“官邸会报”来决定指挥部署，或凭他本人“灵机”一动，乱下手谕。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，不是过时失策，即是主观武断。前方部队长不遵从，即有违命之罪；遵从则自投罗网。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，任何一个情况出现，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；只想救自己，不顾全局。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，决策一再变更。这种矛盾斗争贯穿着国民党军作战全部过程，加速了国民党军的灭亡，同时也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过程。从解放军方面来看，淮海战役的发展比预计的更为顺利，因而胜利也比预计的更快更大。

以赴刑场之心情上战场

1948年11月8日，我从葫芦岛指挥国民党军撤退完毕，回到北平。9日正午，傅作义约我到华北“剿总”司令部吃饭，席间傅说，8日冯治安部何基沣、张克侠等率部“叛变”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思想上非常混乱，马上问傅：“徐州各部队的情况如何？”傅说：“大概都还在徐州附近，详细情形我也不太清楚。”我听了既诧异又恐慌，心想蒋介石为什么决定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，而到今天仍未实行，这么说“徐蚌会战计划”已失败了。这时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，觉得徐州战场好象一个“刑场”，我一到徐州，不是被打死，即是被俘，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：去则大势已去，处处被动挨打，毫无办法；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，既怕对蒋介石失信（11月3日复信给蒋介石，同意到蚌埠去指挥），又怕已准备好即将起飞，忽然不去，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。同时又料定：东北解放军马上入关，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，我的事业生命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，活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。于是决心还是“从一而终”，愿意牺牲自己为蒋介石“效忠到底”，先到南京再说。

9日晚，我到了南京。为了了解徐州全面情况，立刻到顾祝同家中。这时顾祝同正同刘峙通话，我听到顾说：“叫黄百韬在碾庄圩待命，等明天午后官邸会报决定后再通知你。”又说：“光亭在这里，你同他讲话吗？”顾把电话交给我，等了一下，刘峙在电话中说：“光亭！你快点来吧，我们等着你！”我说：“等见老头子后再说。”我又问：“黄百韬的情况如何？”刘说：“现在主力已退到碾庄圩，敌人已到运河以东，黄兵团过运河桥损失很大，现在稳定一点……”其实这一天晚上，解放军已渡过运河及不老河，将黄百韬重重包围，而刘峙

和顾祝同尚在梦中。我把电话放下后，顾祝同对我谈了何、张“叛变”，徐州险被“共军”乘虚而入，他今天一天就忙于将临、韩等地李弥兵团的部队调回徐州巩固防务，并令邱兵团且战且退，向徐州集中等情况，

顾说完后，我以惊奇的口气问顾：“为什么徐州附近我军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及早撤退到蚌埠呢？”顾似乎觉得我在质问他，很生气地说：“你讲得好！时间来不及啊！李延年未撤退回来，共军就发动攻势了。”我感到不好再向顾追问下去了，把话转到葫芦岛撤退的方面。顾一再委婉地劝我明天参加会报后，就到徐州去指挥，我答了句“明天再说”，就回到中山北路我的办事处。

我在汽车上想：今天到南京，看到听到的都是不祥之兆；南京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抢米、抢面，警察看着不敢过问。徐州的军事部署又未照原计划执行，形成未战而先溃乱丧师的局面。我想不去徐州，又不敢擅自离开南京，怕触怒了蒋介石。希望我的老婆今晚由上海赶到南京，明天由她出来打掩护，就说我腰腿疼得不能起床，不能去徐州。一到办事处，就问我的弟弟杜子丰：“秀清（我老婆的名字）什么时候可以到？”子丰说：“三嫂说她不来。”我觉得又失望又难过，坐着胡思乱想，不知如何摆脱这一厄运。我弟弟见我坐着发呆，一言不发，想打破这沉默的局面，就同我谈了一些东北国民党军覆灭后各方面的看法，认为蒋氏王朝已朝不保夕，劝我也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。我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，但是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脱身之计，怕落个对蒋介石“不忠不孝”，只好还是一言不发。子丰又说：“听说张长官^①来南京，同邵力子先生主张和谈，你明天见文白先生探探情况。”我说：“好！你打电话约好时间后我去。”

10日，张治中约我下午三点钟谈话，“总统府”武官处通知我四

^① 即张治中，其字文白。